



大地美容师

◎陈顺源

公主柳

◎陈健全

来到雪域圣地拉萨,仰脸是湛蓝缥缈的云朵,抬头是黄的墙、红的顶、白的幔,满眼是哈达和经幡,转经与叩头的男女,让古城的林廓路像河一般流淌。一路上,这些都没有留住我的脚步,但古柏似的一棵棵柳树让我不由停步,凝神相看。

这儿的柳树太奇特了。高原清风里,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”的形色之美不说,但见那遒劲如铁的树干左向盘旋,力如拉丝,势如蟠龙,有难以言表的超凡之气。见我抚树端详不已,藏族朋友江永指点迷津:这树可是大昭寺门前唐柳的后代,叫“公主柳”或“左旋柳”。传说是文成公主思乡的缘故——回首东望长安,久而久之,柳树深受感染,也就慢慢左旋了。

“树犹如此,人何以堪!”柳丝翩翩,让人浮想联翩。只是听着这美丽的传说,又似乎觉得与以前在青海日月山听到的倒淌河传奇如出一辙:文成公主进藏途中,到达日月山时,回首东望长安,思乡情浓,挥泪西行,公主的泪便汇成了一条倒淌的河——“天下河水皆向东,唯有此溪向西流”。想来,都是寓物于情,寄托了藏族同胞对文成公主的爱戴之情。

爱树之人,岂能不来拜望?

大昭寺门前,有一棵古柳树桩,虬枝峥嵘,雕塑一般。它的四周簇拥哈达、经幡,朝圣的藏民在这里虔诚地顶礼膜拜。聆听讲解,这是一棵唐柳,是1300多年前文成公主从几千里外的大唐长安带来并亲自种下,因此称“公主柳”。

文成公主进藏时,队伍非常庞

大,唐太宗的陪嫁十分丰厚。有“释迦佛像、珍宝、金玉书橱、360卷经典、各种金玉饰物”……而在这些之外,文成公主还珍藏着亲人折给她的柳枝。

因柳谐音“留”,唐人有着折柳相送习俗,取其情如柳丝依依不舍。“年年柳色,灞陵伤别。”当亲人灞桥折柳相送后,文成公主也与故土渐行渐远,而其离愁也渐远渐无穷。远嫁的路,她走了3年3个月,那柳枝也跟着她跋涉了3年3个月,并最终扎根拉萨。

千百年来,这棵“公主柳”已成为藏汉民族团结的历史见证,象征着自古以来藏汉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系。

听了故事,觉得称“公主柳”真是恰如其分。柳树多生水边,柔枝嫩叶,婀娜多姿。但关键时刻,她却能以柔克刚,坚柔至刚。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气候寒冷干旱,生存条件恶劣。但她植根高原后,却随遇而安,有着极强的适应性,表现出大爱凝结的隐忍、坚韧不拔的毅力。根性强,根系特发达,能在地下铺就一个庞大的供水系统,捕捉哪怕只一丝水汽。木性软,如做扁担挑千钧重担而不断。记得小时候听大人讲,扁担最好用柳木来打。枝性柔,立于行道边,风吹雪打,还有关键一点,都说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,何况这里百代春秋用心插柳,能不拂提杨柳醉春烟?

而公主,亦如柳。文成公主,一个弱女子挑起了进藏联姻的千钧重任。一如柳坚强的根柢,在她的影响下,中原的碾磨、纺织、冶金、制陶、造纸、酿酒等工艺陆续传

到吐蕃;她带来的农书、诗文、佛经、史书、医典、历法等典籍,促进了吐蕃经济、文化的发展,加强了汉藏人民的友好关系;她带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,至今供奉在大昭寺,备受藏族同胞所崇拜。

这棵唐柳一直活到20世纪70年代。因一场大火仅剩树桩,但在树桩旁又长出了一对新柳,枝叶婆娑,浓密如发,欣欣向荣。有人说,那是后人补栽的;有人说,那是公主柳遥寄相思,神树转世,自然生长出来的。就在唐柳边,还有一座“唐蕃会盟碑”,千年风雨磨灭不了上面的藏汉两种文字:“商议社稷如一,结立大和盟约,永无渝替,神人俱以证之。”无尽的桑烟滚滚中,它与柳树一道,活成了不朽丰碑。

《诗·小雅·采薇》曰: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;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。”而今却是——今我来思,春光明媚。不论是八廓街还是布达拉宫广场、龙王潭公园,不管是拉萨河畔乃至山南、藏北草原,或古柳成荫,或曲柳临水,或柳树成林,公主柳的后代无不生机勃勃、生生不息。美哉,回首那缠绵的柳丝,不禁想起儿时柳荫下诵读过的一段文字:“千万条陌头细柳,条条不忘记根本,常常俯首顾着下面,时时借了春风之力而向泥土中的根本拜舞,或者和它亲吻。好像一群活泼的孩子环绕着他们的慈母而游戏,而时时依傍到慈母的身旁去,或者扑进慈母的怀里去,使人见了觉得非常可爱。”(丰子恺《杨柳》)

绿遍青藏高原的公主柳,不就如儿孙绕膝一样可爱吗?



作品与作者

◎晓雪



人们常有一种把艺术作品具体化甚至作者化的习惯,当然艺术一定是来自生活的具体,罗兰·巴特说:文学起源于这些真实。但还有句老话:艺术高于生活。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恰如作品与作者的关系。

歌手刀郎有一首《罗刹海市》,一听到上头。它拥有非常强大的内核,因为它改编自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之《罗刹海市》。经典不朽的艺术作品会成为所有艺术形式的灵感与源头,且无论哪种艺术形式都可从中汲取清流或智慧之泉。表面上看,艺术作品或多或少都与实际生活和人际关系相关,但绝不局限于此,实际上已远远超越于此。比如与经典的互文、对经典的改编,或对经典的致敬,就远远超越了作者作为个人的生活经验,是作者个人生活经验与阅读经验共同的产物。

米兰·昆德拉在《本质性原则》一文中也说到过一件轶事,大致是说,人们对福楼拜的崇拜,源于《包法利夫人》,但很快就离开了它而外溢于他的通信集(通信集里有福楼拜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人际关系)。他们激动地奔走相告:读福楼拜的通信集,那可是杰作,他显示出作者是怎样一个令人着迷的人啊!米兰·昆德拉在文章最后说:本质性原则(作品)让位给了文献性原则(作者的生平、生活、人际关系以及日记),文献的理想就是,在一个巨大的公共墓穴中,一切都是安适、普遍的平等。

“巨大、公共、安适、普遍、平等”,这些词汇极其概括和精准地道出了“人们对作者的兴趣更浓烈于作品”的内在逻辑:因为他们对于作者命运的共鸣,会带来比作品共鸣更强大的力量,几乎会夸张到同呼吸共命运,作品是虚构的,而作者是真实的,这种真实触手可及,他们都是名人伟人了,怎么他的生活还跟我一样一地鸡毛呢?

于是,人们极易在这种同情、唏嘘与共鸣中得到慰藉和力量。互联网时代更推动了这种风潮。一键发送,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还有人会去在意和研究作品的艺术本质吗?

这无疑是一种极不稳定的平衡!正如法国作家玛格丽特·尤瑟纳尔(《王浮的救赎》作者)所警告的:在同样多变、丰富、激烈、精巧筹划的作家生活和作品中,人们不仅辨认出同样的缺点、诡诈和瑕疵,也发现同样的品质。

这段话同样准确地解释了歌手刀郎以及作品《罗刹海市》的不稳定的平衡,因为这首歌似乎就是刀郎那个“曾经过往的遭遇”的镜像,人们都在猜测他是在说谁,他是在报复谁,他又是在救赎谁?而事实上,他的灵感与创作其实源于一则古老寓言。末尾一句“这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”,更是完全上升到了人类哲学的高度,无论你认为这是将讽刺送上了巅峰,还是将报复进行得淋漓尽致,作品的内涵与题旨都已超越了个人的生活恩怨。

所以,我们在一件作品面前只可适当关注作者的红尘纠葛,绝不能本末倒置,将作品彻底具体化、生活化、作者化,而忘却了艺术的“本质性原则”。事实上,有很多时候与作者保持一定距离,反而会让我们的阅读或欣赏更接近自己生命的本质:那奇妙的叙事节奏、那独特的旋律、那不可描摹的意境,还有那不可名状的忧伤与快乐,难道不就是为我写的吗?



走马天下

◎陈顺源

窗台上的绿萝

◎陆燕

难得走楼梯,竟在楼道窗台上看到这两盆绿萝,不由惊讶至极!

2022年春节前夕,我买回两盆开得正旺正艳的红掌,准备放在花架上。原本花架上的两盆绿萝我有些看腻了,决定弃之。扔哪儿呢?好像只有楼道转角处窗外的平台可以。狠下心,把它们置于此处,由它们自生自灭。

这个平台背阴,那冬天又特冷。而我,有了新欢忘了旧爱。出发去汉中前,我突然想起它们,来到楼道转角处,打开窗迎着“嗖嗖”

北风,探出头看了看,天哪,原本葱茏的它们已奄奄一息,只残存几片绿意。祈祷它们能挺过这寒冬。

此后一年,我彻底将它们忘却。2023年春节前夕,或许是一种情景记忆吧,我想起它们,再次去看了看,它们还在那里,枯黄枝条上偶有几个叶片孤零零地在寒风中颤抖。寒假后,我还得奔赴汉中。顾不上它们了,我有些莫名心酸。

如今,我告别了汉中,回归。遗弃它们18个月后,我竟看到它们赫然出现在楼道窗台!而且,居

然顽强生出片片绿意!

它们,承担了多少风雨雷电?扛住了多少严寒侵袭?这个春夏,它们究竟又是怎样奇迹般地复苏并爆盆生长的?

究竟是谁,发现了低处平台上的它们,把它们搬到了高处窗台上?它们是在宽容地等我吗?它们是在告诉我:一切都该回到原点吗?它们是在教导我: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,都要努力活出自我吗?

我满怀内疚、自责以及对生命的敬畏,把它们捧回了家。



玉兰一瓣

◎陈顺源